



余德福 著

.5

夜幕下的幽灵

目 录

火烧海港·····	(2)
他是凶手·····	(6)
第一个牺牲品·····	(16)
“八一三”抢劫案·····	(27)
扑朔迷离的现场·····	(31)
移花接木·····	(43)
五龙山追踪·····	(49)
庭审室里的战斗·····	(62)
一份厚礼·····	(69)
“九二〇”奇案·····	(72)
就是他·····	(77)
没有结束的会议·····	(81)
不明身份的刺客·····	(95)
夜幕下的幽灵·····	(96)
三访丰思华·····	(99)
翠园强奸案·····	(125)
陶冲入狱·····	(130)
高纪冲遇刺·····	(137)

荣华梦	(152)
两审陶冲	(155)
跟踪追击	(163)
半边指纹	(168)
龙凤呈祥染血泪	(173)
智取“飞贼”	(180)
半路姻缘	(188)
突破防线	(198)
喜盈门	(206)
审新娘	(209)
沧海擒谋	(217)

一九七九年三月，一天黄昏。

落日余晖，像殷红的血，染红了“AB”国“K”财团东亚专利情报站的“工”字形大厦。

大厦顶层，靠东边一间阔绰的大厅里，并排摆着两张大型的紫色鸭蛋圆桌。东边的一张桌上，放着一个巨型地球仪。它好像不受任何干涉，自由地，始终如一地转动着；西边的一张桌上，摆着一只牙雕秃鹫。瞪着两只蓝宝石嵌的圆溜溜的眼睛，对着地球仪，闪着贪婪的光。桌子的旁边，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人，穿一身灰条格高级毛料西装，对面东墙那大面积的防弹玻璃窗，双眉堆成愁峰。此人，就是“AB”国“K”财团东亚专利情报站站长米斯。

米斯把手中的雪茄烟，慢慢地移到嘴边，烟屁股刚靠到嘴唇，他那长着黑毛的手，突然又垂了下来，但马上又伸出食指，在空中划了一圈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中国的‘108’，像摇钱树一样，在世界每个角落里，都能赚到钱……”

他调转身，走到沙发旁慢慢地坐了下来，按了一下沙发扶手上的红色电钮。少顷，门轻轻地开了，从里屋走出一个黄面皮的人来……

火烧海港

七月之夜。

海滨城港区，巨舶栉比，桅杆如织。

海滨港城，是一个龙的城市。

城东，半卧玉龙山，龙头高昂海岸，龙尾游动百里神川。清澈透底的玉龙河，从那遥远的地方逶迤而来，经市区蜿蜒归海。龙头山下，碧水荡漾的一对龙眼湖，双沉蓝天；还有那龙角岩耸立百丈，壁陡峰险，更有赤霞峰、遇仙桥、镇海塔……二十四景，景景争秀。

七月盛暑海滨凉，一城居民睡正香。

“春，春呀！起来，早班时间到了。”内海客运公司“108”号客轮轮机长汪华，拉开电灯，看了一下手表，轻轻地推一下爱人陈迎春。

陈迎春是内海客运公司服务大厦的广播员。她闭着眼睛，舒个懒腰，“啊——呀！”她揉了一下眼睛，看看怀里正在含着乳头，不满四个月的儿子胖胖，睡意未消的丰腴脸蛋上，荡起懒懒的笑容。迎春把一只胳膊从胖胖项下轻轻抽出，又缓缓地把乳头从胖胖小嘴里抽出来。

“乖儿，妈妈去上班，你别闹爸爸啊……”迎春在儿子

脸上亲了两口，又娇柔地在汪华两腮上，一边吻了一下。哼着曲儿到内海客运公司服务大厦广播室上班去了。

“树上鸟儿成双对……”扩音器里飘出一阵清脆、圆润，使人心旷神怡的歌声。

“哟！黄梅戏，好歌喉！”客运公司服务大厦候船客厅里，站起一位青年人，皖南口音。大厅从一夜沉睡中醒来。

“旅客们，请吃早点。有桂花甜饼，过桥米线，五仁茶糕……”人群里响起一个女服务员的叫卖声。

“同志，请问这喇叭里放的是唱片，还是谁唱的？”那个皖南口音的青年人，走到女服务员身边问。

“是广播员陈迎春唱的。她的山歌比刘三姐还多，几大口袋，几大筐咧！”

“再请她来一段七仙女思凡好不好？”皖南口音的青年倡导。

“好！好！……”大厅里响起一阵劈劈啪啪的掌声。

轰——一声沉闷巨响。呼——哧——一串串炽白的火球，从小件寄存处的窗户和门里喷射到大厅。一阵阵热浪向人群冲来。大厅里一片混乱。顷刻，滚动的浓烟和旋圈的火苗将大厅吞噬了。

尖厉的警笛撕心裂胆，一溜五辆大功率消防车像红色闪电般驶来。一个个头戴深绿圆形防震盔，身着银白防火隔热服，脚登长筒绝缘防戳鞋，腰扎巴掌宽白腈纶安全带的消防战士，勇猛如虎，矫健似龙，跃出消防车，如箭离弦，向大火飞扑过去。

只听得水龙带的结扣声哧哧作响，一条条白龙带就地翻滚，迅速地变成一条条“水龙”，喷射出银光闪闪的泡沫

雨，如银河倾倒，向凶猛的大火盖去。火，就像被腰斩的毒蛇，有气无力地在浓烟中挣扎，嘶嘶地喘息。

消防车还没离开现场，几辆警车开来。

警车还没有停稳，从第一辆警车上跳下一位已到中年，体魄健壮的刑警队员，他叫陶冲，文化大革命以前，曾任本市公安局刑警队长。眼下，他刚被释放不久，加在他身上的种种罪名虽被洗雪，但还没有安排任何职务。尽管如此，他在刑警队中仍享有极高的威信。

此时他带着刑警队员康凯、薛浩森、王传富等人，大步走向烧得一塌糊涂的服务大厦。

“水火无情，确实如此。老陶，你看这烧得多惨呀！”王传富指一下那一片焦糊的小件寄存处和广播室，连连摇头。

陶冲皱了一下浓密的眉毛，扫视一下现场，那烧化了的罐头还在冒着青烟，旅客寄存的一些包包裹裹，有的已化成黑灰，有的还在散发刺鼻的气味。

“老陶快来，这里有一具炭化尸体。”薛浩森大声叫喊起来。

青年刑警队员赵剑青，距离薛浩森最近，他凑过去一看，一具炭化的尸体拳头式地伏在地上，欲在挣扎，还能辨出是具女尸。赵剑青先愣了一下，然后猛地向后倒退了几步，脸变得蜡黄，一个踉跄，一屁股倒在一堆冒着蒸气的黑灰上。

“小赵，你怎么了？”刑警大队长阚严跑来。

“给什么绊了一跤。”

赵剑青挣扎着站起来，神色恍惚。

“你脸色很难看，快去休息一会吧。”阚严把赵剑青扶到警车里。

“现在是九点十分，一天一夜了，现场为什么老出不来？”年约五十出头，高个子的市公安局局长易晨光，胖得像块发糕，可是，很有些气派。他抬起肉霍霍的手，瞄了一眼手表，说，“老阚，你和老陶研究一下，十二点以前一定要把现场拿下来。”

“易局长，你看，这一个一个的，抹得跟花鬼脸似的，两夜没睡觉了。百货公司那个现场刚结束，连眼没合，就来这里了。”阚严揉了揉布满红丝的眼睛说。

“嗯，好吧。”易局长把脸扭向陶冲，“老陶，你一定要把关，你是很有经验的老侦查员……”。

“易局长，现场中心刚刚发现，你看，就在那焦糊的山架子下面，水泥地面爆脱几块，地面都烧红了。”陶冲指着一块烧得最惨的地方说。

“这现场中心是老陶发现的。你看，他还在那块木炭里用小锤敲出两块碎马口铁来。”王传富在标本箱里取出装碎马口铁的标本盒。

“这个发现很重要，还发现什么没有？”一个瘦老头，扬起两道凤冠眉，样子显得很兴奋。他是副局长陈峰，一位“老公安”。

“康凯在那墙拐角里发现指甲盖大两块碎布片。”陶冲稍沉思说，“说是两块布片，又好像不是布。”

“陈局长，困死啦！林林筛炭灰直打盹，你看，她那美女脸都磕破了。”康凯指着林林前额上贴的一块纱布说。

“你要死啦！小康。”林林不好意思地叫起来。

“十二点开会，要抓紧时间。”易局长对林林瞥了一眼说。

“粉尘收集了没有？”陈峰问大队长阚严。

“老陶收集的。”阚严回答说。

他是凶手

“这场大火发生在七月十日凌晨，我们就叫它‘七—〇’案件吧。”公安局易局长肥胖的脸上闪着黄金般的光。眼角、嘴角，从肉渠里绽出几丝弯曲的笑纹，声音拉得很长很长。

“这起案件越传越奇，有人讲是特务干的。我却不信。”易局长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。“当然，我不是神仙，和大家一样，一个鼻子，两只眼睛，可眼睛和鼻子各有不同罢了。”他指着他那肥胖而有气势的脑袋。

陶冲听了易局长这番话，眉心竖起一道皱纹，他在思索问题时，总是这样。他二十多岁时，曾和一个相面先生路遇，相面先生称他这道眉心纹为通灵剑纹。你说是迷信也好，唯心也好，陶冲确是聪明多智，而又刚毅有性。

“不是通知开现场分析会吗？怎么变起‘魔术’来

了？难道是我们内部作案？”

易局长一番话，在刑警队员的耳里响起一阵惊雷，谁都感到意外。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会场里的气氛突然凝结起来。

“你们可能感到奇怪。其实，说穿了也没有什么神秘的。我手中只有两件法宝，群众路线，调查研究。”易局长一边讲，黄晶晶的猫一样的眸子从一条厚厚的眼缝里向台下梭巡，那两道冷光使得刑警队员毛骨悚然。

陶冲的目光随着易局长的眼光，扫过小会议室里几十张熟悉的面庞。他发现有两三双眼睛，集中在赵剑青那汗津津的脸上。

赵剑青光润的面皮，由红变白，由白变黄，头忽然垂了下去。亮晶晶的汗珠，从那油亮的鼻尖上滴滴答答地落在那崭新的蓝色警裤上。白得耀眼的衬衫，被汗水贴在宽阔的脊梁上。

“把他押下去！”慑人魂魄的吼声，把小会议震得打颤。

呼啦一声，从赵剑青座位两边站起两名武警，喳喳两声金属的撞击，把赵剑青的双手铐了起来。

一阵吱吱嘎嘎藤椅响声，赵剑青在惊愕的日光包围中，被带出了会议室。

“刚才是小插曲，开场白呀，施了一个小计——正面侦查，很有效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！这个小会议室几十口人，唯有赵剑青一反常态。运用心理战侦破大案，历史上只有况锺用过。”易晨光慢慢悠悠地抽了一口烟。

“晁腾同志！”

秘书科长晁腾站起来；

“听易局长指示。”

“你和阚严同志写篇报道，见见报嘛。”

陈峰副局长坐在易局长身边，他那苍老的脸上一无表情，长长的两道风冠眉，几乎覆盖着整个上眼皮。他抽了几口烟，小声对易局长建议说：

“经验要总结透，使大家都长知识，有必要发动一次群众性讨论。”

“对对！我原来就有这个打算，搞一次案情分析。”易局长连连点头，说“好，现在我们欢迎阚大队长把侦破情况介绍一下吧。”

“破案如戳纸，这个道理人人皆知。当这张窗户纸还没有戳破的时候，谁也不知道窗户里的秘密呀。我们侦查员的眼睛必须具有特异功能，看木头，要入木三分哟！看地，要入地三尺哟！看人，要看透人的心理活动哟！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大脑要转他几个圈……”阚严绘声绘色地越讲越神气。“我们在勘查现场时，赵剑青的反常状态不少同志不都看到了嘛！这就是他的心理作用，人的行为无不来自于心理活动。我发现赵剑青异常以后，立即向易局长汇报。易局长行动果断，采取了得力措施。具体做法嘛……请三中队长黄武山同志介绍吧！”

“咳咳！实际上，我只是执行易局长的命令罢了。咳咳！易局长派我到汪华家去取死者陈迎春的照片和信件，咳咳！”黄武山搞侦查是把好手，可叫他介绍经验，不是鼻孔打吭吭，就是扛头皮，搓脖子，一股子拘板劲。

“所有的照片和信件都看过，什么破绽也没有找到。可也巧——”

易晨光右手一按，截住了黄武山，他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茶，缓缓地说：

“陈迎春的影集封面里发现了一封信，信上有这样一段话：‘亲爱的春，我的心已给爱情之神揉碎，爱情的火啊！点燃了我的青春，烧吧！烧吧！爱情永远炽热。世界上什么最可贵？是珠宝？是黄金？是权位？否，金钱和物质结不成美满的婚姻。权利和地位的手杖，敲不开爱情的大门。爱情之神啊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——？我求求你，把纯真的爱情投给我们……’”

易局长加重语气，提醒大家：“问题在下面几句。‘我希望爱情之神给我导演一场喜剧，如果是悲剧，那么我们双方的命运是可惨的。愿情愫永远属于我们……’”

易局长从面前文件夹里拿出几张信纸，扬了扬，说：

“这封信没有署名，但经鉴定是赵剑青的笔迹。就是不鉴定，我也完全可以认定。”

晁腾又接过易局长的话头：

“易局长叫我约三中队长顾明山搜查赵剑青的宿舍，结果搜出五管开山炸药，两枚电雷管，一只电动引爆器。”他停了片刻，又补充说，“这个月五号晚上十点多钟，还有人看到赵剑青与被害者在青年路口窃窃私语。经调查，案发前十几分钟，有人见他急急忙忙从小件寄存处屋后往回走。此案可谓人证物证齐全。”

陶冲平时不爱多话，他不嗜烟酒，就爱品茶。他对茶叶有夙缘，只要用鼻子闻一闻，就能辨别出产地和等级。这时，他一边欣赏香茗，一边倾听大家的发言。他听着听着，那紫糖色的面皮，渐渐被郁云所遮盖。眉心一道通灵剑纹直

插发际。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现场勘查记录，不时地用红蓝铅笔勾划着。眼看会议就要敲起收场的锣鼓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沉稳地说：

“我看，这案件不这么简单。那两块马口铁碎片，经检验鉴定，属于我国出口的梅林牌红烧牛肉罐头盒。可是上面并没有红烧牛肉的痕迹，而附有大量镁粉粉尘。

“由此可见，这红烧牛肉罐头盒里，装的并不是什么红烧牛肉，而是镁粉。这只罐头盒，是颗镁粉燃烧弹。”

陶冲扬了扬两道剑眉，瞥了一眼易晨光，发现易局长的脸有些阴沉，他迟疑了一下，继续说：

“我在警校上学时，老师曾讲过有关镁粉燃烧弹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。镁粉燃点不高，爆炸点达500℃以上。就是枪弹射过，也不至于爆炸。因此，军事上称之为安全炸药。

“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？因为牵涉到赵剑青放火杀人的凶器问题。我不否认，从这封信来看，他脑子里有爱情至上论。由于极度的爱转化为极度的嫉妒、憎恨，说有作案的思想基础也不为过。可是，刚才几位同志介绍赵剑青用开山炸药和雷管引爆，却不符合现场实情。

“从赵剑青宿舍里搜出来的是开山炸药，而现场是镁粉炸药，因爆炸时发出了强光，开山炸药爆炸没有强光。特别是对粉尘经过检验鉴定，是镁粉炸药确定无疑。”

陶冲停了片刻，喝口茶，对左右瞄了一眼，发现几十双眼睛对他送来暗示。

陶冲从这些眼光里得到启示：哎呀！如果这样分析下去，势必要推翻易局长的意见。他一翻脸，可就……

对此，陶冲不是没有考虑。但他避开众人的目光，只顾说下去：

“还有，距现场中心五十米以外提取的那两块碎布片，可能是燃烧弹的外包装。据纺织研究所化验鉴定，是一种晴雨两用化纤，可做晴雨两用衫，最适合水上操作。这两块布片上镁粉粉尘附着量最多，产地是‘AB’国。这说明这起案件可能具有国际性，政治性。”

陶冲说到这里，目光不由自主地扫过易局长的脸。他发现，再说下去，易局长马上就要爆炸，那就会疤眼照镜子啰！可是，他又不能不说：

“现在我有三个问题弄不懂，提出来共商榷……”

“好啦！好啦！老陶，你这场学术报告，可以结束了。”易晨光的脸上几乎可以掉下雨点。

“在技术室里办案，什么这个鉴定，那个检验，就那么百分之百的准确吗？警犬的鼻子倒灵，不照样有错案吗？”他越讲越激动，“什么老侦查，老经验，老套子，再套下去，要犯错误啰！我虽没搞过侦查，可过去那一套，我都知道。我凭的就是一条，调查研究。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嘛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还有什么质疑？”易晨光抬起厚厚的眼皮。“大家还有什么新的看法？重复的就不谈了。”

陶冲一股热血，直冲脑门，紫糖色的脸庞更红了。他捺住火气说：

“我的话还没完。其一，这个案件假设是赵剑青所为，撇开镁粉炸药不说，化学引信、遥控装置又从何而来？其二，那块晴雨两用化纤布，遥隔重洋，他又从哪里弄来的？其三，小件寄存处铁窗棂完好，这炸药他是怎么送进去

的？”

易晨光抬起肉实实的手，迅速往下压了一下，说：

“你提的三个问题，不值得讨论。你把我提出的几个问题解释透了，你那三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”易晨光皱着眉头，稀疏的黄眉毛微微地跳动了几下。

“其一，就算是镁粉弹，为什么早不爆炸，晚不爆炸，偏偏在陈迎春刚上班时就爆炸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”

“其二，假如像你说的，是国际性，政治性案件，杀死一个普通群众，又能起什么作用？”

“其三，赵剑青为什么一见炭尸，一反常态？其四，他准备那么多雷管炸药是干什么的？其五，那封信是恋爱信，还是犯罪预备？”

陶冲听了易晨光的反问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真不是滋味。他想：易晨光身为局长，却不懂侦查，不懂证据的重要性，这是可笑，还是可悲？他刚想站起来反驳，只见秘书长晃腾站起来，黑眼珠转了几下，慷慨激昂地说：

“我也问老陶几句，小件寄存处里寄存那么多东西，就保险里面没有镁粉？炸药一爆炸，镁粉还能不燃烧吗？既然燃烧，难道不冒烟，不发光吗？还有，这颗炸弹偏偏在陈迎春上班时爆炸，这说明犯罪分子对被害者上下班时间很了解。至于犯罪分子采用超乎异常的杀人手段，是为了转移我们的侦查视线，把我们吸引到政治问题上去，逃避惩处。我们的鼻子千万不能给犯罪分子牵着。关于引爆问题吗，科学这样发达，自动引爆手段多着呢！”晃腾耸耸肩膀结束了发言。

“抓紧时间提审，给他一个措手不及，懂吗？老陶！”

易晨光不容别人再发言，急着结束会议。

“你犯了什么罪？”

“我没犯罪。”

“你十号凌晨到服务大厦附近去了吗？”

“去了，上班路过那里，肚子坏了，上了趟厕所。”

“厕所在哪里？”

“在小件寄存处墙后。”

“你宿舍里的炸药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炸鱼。不信，你去调查……”

“哼！这还要你教。不调查，不会把你请来！”易晨光有些烦躁。“‘七一〇’案件烧死人没有？”

“陈迎春烧死啦！”赵剑青孩子似地呜呜咽咽哭起来。

“谈恋爱，愿谈就谈，不愿谈，谁也不能强求。你为什么下这种毒手？”

“我们的恋爱关系，是由于她父母不同意而告吹的，不是她不同意。我为她遭到这场横祸伤心透了。你，你，你们……”赵剑青由悲伤变得气愤。

“这封信是你写的吧？”易晨光把信纸哗哗啦啦地抖了几下。

“是的。”赵剑青稍一辨认，说，“这是最后一封信，恋爱关系虽然告吹，但我们之间的感情依然如故。我并没有因为她不与我结婚而怀恨她。相反，我从内心祝愿她有个美满家庭。”

……

一连审讯三天，毫无收获。

第四天。

易晨光坐上轿车，准备再与赵剑青较量一场。

这时，晃腾气吁吁地跑到刚要启动的轿车前：

“易局长，市委电话。”

易晨光接过电话，蹙了蹙稀疏的黄眉，沉思片刻，对晃腾说：

“你告诉阚严，我到市委开三天会，审讯任务交给他。三天之内，一定要攻下来！听到吗？一定要攻下来！然后移送检察院批捕。”

阚严连续三天审讯，依然毫无进展。他想：易局长开完会回来，我就要难看啰！于是他根据易局长的意见，将赵剑青的材料装订成册，送检察院批捕。

海滨市检察院检察员姜风，律师出身，不但理论水平高，实践经验多，原则性也强。他拿来“七一〇”案件案卷，开了一个夜车，凌晨审阅完毕。他提笔在案卷备考栏上写了十二个字：

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退回重查。”

“你是孙检察长吗？”易晨光拿起电话筒。

“是的。易局长，你的声音我已经听出来了。”

“猫不逮老鼠，都被你们这些绳子捆起来啦！你们的立场，你们的观点，你们的原则……都弄到哪里去啦？”

“哎呀！易局长，有什么事动这样大的肝火呀，有事好商量嘛！”电话筒里传出孙明不满的声音。

“姜风呢？案卷他是怎么审阅的？”

“嗯，你说‘七一〇’案件吗？那十二字批复，是我的意见。公、检、法、司四家，虽然常来常往，总还得有个文